

養雞小記

來鴻

妻子為孩子買了兩隻小雞。買雞之前，女兒曾反覆央告多次。我告訴她，咱家住的是樓房，最好別買。小雞最後還是買了。原因，自然是扛不住女兒的死纏爛打。

三四月間，正是小雞苗出籠的時候。我的老家在農村，上個世紀八十年代，每到春天，雞販子就騎着自行車，車子後貨架上一邊一個大竹筐，裡面盛放着數十隻雞苗。

我要說的是，按照個人經驗，春天買雞苗，從來沒有百分百養活的。小雞生命脆弱，能抵抗住倒春寒的，或許為數不少。但，此後還有雞瘟的爆發，還有黃鼠狼甚至惡狗的威脅，更有其他不可知的危險存在。

出於這種考慮，我反對孩子養小雞。農村養雞，有大院子。我們住商品房，如此狹小的空間，根本不可能把小雞養大。

但我女兒不這麼認為。她不斷地問我，「人家秦睿智怎麼能養小雞？」秦睿智，是我們南邊樓上的鄰居。

我告訴她，秦家有人看家的，可以照看小雞。你媽媽和我都上班，誰有時間伺候這些小生命？

她於是自告奮勇，「當然是我來照顧它們」。

我於是又告訴她，小雞的成活率並不高。如果我們不能把它們養大，豈不是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？

她於是跑到妻子那裡說，有同學的媽媽當醫生，小雞如果生病，可以隨時詢問病情的。

這些，都搞得我們哭笑不得。女兒才八歲，正是天真爛漫的時候。山東民間有俗語說，「七歲八歲狗也嫌」。女兒雖然乖巧，但歪主意、歪道理還是源源不斷地被製造和生產出來。

小雞買回來了，放在一隻大紙箱裡。毛茸茸的，非常可愛。它們嘴巴很尖，黑色的尖嘴上還帶着一點淡淡的紅色，很可愛。

悲劇發生了。一天早晨，妻子到地下室去推電動車。回來的時候，她告訴我們，有一隻小雞死了。妻子說，夜裡下雨的時候，這隻小雞從紙箱裡跳出來，死在了門口。至於死因，沒找到。女兒為此有些快快樂樂。

又過了兩天，另外一隻小雞也死了。死因同樣沒找到。這次，妻子不敢對孩子說。直到晚上，女兒才想起她的小雞。但已經被妻子找地方掩埋了。

當然，關於生命的話題，她也許要再過一段時間才能有意識地想起。

酒，尤其不准我飲烈性酒。我明白我所處地位的千係重大，上有老下有小，中間恩愛有家小，因之酒的危害已不僅僅是我的個人問題了，我得慎而慎之。

應酬的事總是免不了的，逢上酒事我就退避三舍，沒有熟人就裝蒜、裝成酒的處子，聽憑他人呼五喝六，我自「守身如玉」；有熟人共席，我就聲明在先，祈請諒解，有時也能蒙混過關，但多數情況在劫難逃，別人會嘲笑我「氣管炎」，想想也是，堂堂七尺男兒怕老婆怎的？

既已違了妻子的定規，事後不免心生惶恐，回家，盡量少與她說話，作速漱口以瀉酒氣，或嚼一塊口香糖以消酒氣，但無論怎樣都瞞不過妻子的敏銳感覺，她可以不用視覺和嗅覺，單憑聽覺就能偵察出我的飲酒與否。



喝酒不宜過多。 網上圖片

畫雁，也應該有愛畫雁的理由的，也許畫家那時候，還能常見有雁飛來？

我又想到鵝與鴨子。

鵝與鴨都是常見的家禽，牠們又像又不像。不過鴨子沒有那麼長的脖子，沒有鵝的雄偉靈活。鴨子的祖先是不是也會飛的呢？

鴨子愛吃，於是吃得成了人們的美味填鴨。愛吃，就是鴨子被馴養的自然過程。這個道理看來可以成立。但是鵝是不也是愛受人類的飼養，以至成為家禽呢？

不過，不管牠們是不是特別愛受人們的馴養，從「填鴨」，我想到人們對鴨子的餵養，餵養應該就是人們馴化飛禽的技巧之一。

赤有可聞

到茶樓喝早茶，年輕人和老年人的口味喜好是不同的。年輕人大都喜歡鳳爪、排骨、牛肉丸，吃起來口口是肉。

粉果是有着悠久歷史的粵式點心。清人屈大均的《廣東新語》曰：「平常則作粉果，以白米浸至半月，入白粳飯其中，乃春為



粉果是有着悠久歷史的粵式點心。 網上圖片

心靈驛站

我們不曾老

楊暉

我們不曾老，只是年輕的時代擦肩而過。其實年齡只是歲月疊加的標識，年齡的累積並不會影響青春的光輝。

你看，林有樹木初長成，就連樹衣都洋溢着青綠的光暈。疏影照陰隙隙間，美好的年華在枝葉上舒展，驕傲的青春在陽光下雀躍。

我們不曾老，只是年輕的時代擦肩而過。其實年齡只是歲月疊加的標識，年齡的累積並不會影響青春的光輝。

你看，林有樹木初長成，就連樹衣都洋溢着青綠的光暈。疏影照陰隙隙間，美好的年華在枝葉上舒展，驕傲的青春在陽光下雀躍。

我們不曾老，只是年輕的時代擦肩而過。其實年齡只是歲月疊加的標識，年齡的累積並不會影響青春的光輝。

你看，林有樹木初長成，就連樹衣都洋溢着青綠的光暈。疏影照陰隙隙間，美好的年華在枝葉上舒展，驕傲的青春在陽光下雀躍。

我們不曾老，只是年輕的時代擦肩而過。其實年齡只是歲月疊加的標識，年齡的累積並不會影響青春的光輝。

歷史空間

聽酒

吳翼民

我的酒緣源遠流長，似乎與生俱來，母親說我是在酒香中泡大的。緣為父親是出名的酒仙，一不是酒鬼，他好酒而不縱酒，求薄醉微醺而不爛醉如泥，更不因酒滋事，因酒誤事。

在鄉下我一度放過鴨子。放鴨有個好處，即可以吃鴨，吃「急宰鴨」。凡哪隻鴨子癩了腿或折了翅就被目為「急宰鴨」。

忽然想到獅頭鵝，這是我家鄉（澄海）的特產，很出名，很高大，小孩子在地面前覺得害怕。我小時候就在牠們身前害怕過，不敢靠近去。

忽然又想到薛仁貴，薛仁貴貧寒的時候，靠射雁度日，他的箭法好。我在想，薛仁貴射的，會不會就是我們家鄉那種獅頭鵝呢？

我老是把獅頭鵝和雁聯想在一起。不知道有沒有道理。

我猜想：獅頭鵝也許就是馴養了的雁吧。雁是善飛的，飛的時候常排成人字形。

獅頭鵝是不是馴養而來的？這個問題我老在想，傾向於是，但又沒有具體的根據。如果確是馴養的，馴養的過程一定很長，才能成功，使牠們不再排成雁行又飛去無蹤。

字典上說，雁，是一種大型游禽，形狀略似鵝。有鴻雁、豆雁等種類。牠們飛行時列成人字或一字形，這大概是方便於牠們成群飛行，有個隊形，方便彼此照顧。

但是鵝又有一個特性：警覺性非常高。據說，軍營中也有用牠來守夜的，一聞有動靜，鵝就叫起來，非常敏感。

這個特性又使我想到了雁。雁是飛來飛去的，行止不定，每天牠們留宿下來，一定要有良好的警戒守衛，鵝與雁有這個共同特點，是不是因為鵝就是從雁馴化而來，保留下雁的尖銳感覺的特點呢？

我想起早年家鄉的一位畫家。他常常畫雁。畫家畫甚麼當然有很大的自由，但那位畫家愛

我們不曾老，只是年輕的時代擦肩而過。其實年齡只是歲月疊加的標識，年齡的累積並不會影響青春的光輝。

你看，林有樹木初長成，就連樹衣都洋溢着青綠的光暈。疏影照陰隙隙間，美好的年華在枝葉上舒展，驕傲的青春在陽光下雀躍。

我們不曾老，只是年輕的時代擦肩而過。其實年齡只是歲月疊加的標識，年齡的累積並不會影響青春的光輝。

你看，林有樹木初長成，就連樹衣都洋溢着青綠的光暈。疏影照陰隙隙間，美好的年華在枝葉上舒展，驕傲的青春在陽光下雀躍。